

春节文娱演唱材料

# 送瓜秧

(小歌舞)

湖北省群众艺术馆编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## 内 容 提 要

轉业軍人金山，光荣回乡参加农业生产以后，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爱。农业社里的妇女生产队长玉爱，更給予金山深切的关怀，除了照顧他日常生活以外，連金山的婚姻問題也为他作了必要的安排，征得自己妹妹玉仙的同意，乘其妹送來瓜秧之便，介紹認識金山。而金山玉仙本是早年相識，玉仙的心里，早就埋下愛慕金山的种子，一見之下，互相道出了自己的愛慕之情。

## 送 瓜 秧

(小 戏 剧)

湖北省鄂剧艺术馆編輯  
魏 有 良 著

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(武汉解放大道332号)

武漢市书店出版业营业登记证新出字第1号

新华书店武汉发行所发行  
武汉市国营武汉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mm<sup>1</sup>开· $\frac{1}{2}$ 印张·10,000字

1957年12月第1版

1957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~14,000

统一书号：T 20106·88

定 价：(7) 0.07元

812  
H51

**时间：1957年春天。**

**人物：玉爱——农业社里的妇女生产队长。**

玉仙——另外一个农业社里的小組长。是玉爱的妹妹。

金山——轉业軍人。和玉爱住在一个村子里。

〔幕启，玉爱家的客堂，客堂里排設得干淨俐落。从客堂門窗看出去，是一片深綠的春末夏初景色。布谷鳥催耕的声音，从窗外傳來。雄鶴啼了，东方升起一輪紅日。〕

〔玉爱拿着准备洗的衣服，放在洗衣盆里。跑到門口吸了口新鮮空氣。〕

玉 爱：（唱）事多感覺時間短，  
        日头好似抛梭般，  
        这几天忙得我团团轉，  
        为轉业軍人把家安，  
        全队的男女老少齐出勁，  
        欢迎大会鑼鼓喧天，  
        男队员搬桌拿椅把家俱办，  
        女队员洗洗刷刷照顧周全。  
        但愿他們积极的參加生产，  
        带动大家努力生产齐向前。

〔后台，玉爱的丈夫从門外喊她。〕

玉 爰：（跑到門邊）什么事呀？

〔內声：“柴打好了，我要下地去。”〕

玉 爰：你去吧！順便喊金山送衣服來洗。

〔內声：“我知道，不要你當队长的人多操心。”〕

玉 爰：喲！看你蛮积极的！我們社員哪一個不把这三个轉業軍人当成三块金子！搬桌搬椅，刷刷洗洗，帮他們辦得厨房是厨房，臥房是臥房的，巴不得叫他們样样如意，事事称心。群众觉悟高，用不着我这队长操心！

玉 爰：（边理盆里的衣裳，边想）……什麼都办得称心如意；只是金山，还没有爱人，出門一把鎖，进門一把火，又要忙工作，又要忙生产，还要自己洗衣做飯，实在有些不便。真的要設法帮他介紹个对象才好。……都里去找这样合适的人呢？我妹妹玉仙，人品性格、生产、文化，样样倒配得上他，說得成，天生一对，說不成該怎么办呢？我又总沒办过这样的事。我妹妹的話又是那样難說。……咳，看我这人，自己的妹妹，說不成又不丢什么丑，金山这人就更不用說了。

〔后台歌声起。玉爰搶到門口。〕

玉 爰：全德哥！你們上街去嗎？

〔內声：“我們上街看戏去呀！怎么，休息日也不玩玩嗎，队长？”〕

玉 爰：我家有事，不能去玩罗。喂，你帮我帶个信給玉仙妹，叫她送几棵瓜秧給我，好嗎？

〔內应声：“好哇！”歌声又起。〕

玉 爰：（望着愉快的人群，迎着初升的太阳，唱）

牛郎織女站立在銀河兩岸，  
我权当一位艄公摆动渡船。  
但愿得他二人两相情愿，  
真算得一对美滿姻緣。

〔玉爱高兴入內。金山拿衣服上。〕

金 山：（唱）玉爱嫂关心我处处周到，  
她待我張金山好似同胞，  
浆浆洗洗縫縫补补胜如亲嫂，  
我生产她还帮我把茶飯燒。  
这等深情怎能够感激得了，  
今天又要她操劳。

玉爱嫂！在家嗎？

玉 爱：（应声）喨！（忙上）金山啊，衣服送来了？

金 山：玉爱嫂，我会洗衣服呀，在部队里总是自己洗，大哥一定要我送給你洗，老是麻煩你，真不好意思。

玉 爱：喲！么时候学会的，总是这样客套呀！（夺过衣服）这不是說客套話的地方。

金 山：大嫂，我这是真話，不是客套。

玉 爱：看你說的。常言道得好：“荷叶蓮蓬藕蓮花，同井吃水是一家。”你怎么見外呢？

金 山：老象这样，什么时候有个止呢？

玉 爱：不要紧！等你找着爱人了，就有人帮你浆洗……喨，袜底破了哩！

金 山：怕什么，現在农忙了，不用它了。

玉 爱：到冬时也不穿嗎？

金 山：看你算盘打得真远，中间还隔着七八个月的伏天和秋天哩。

玉 爰：我說你呀，金山，就象个小伢样，自己不曉得照顧自己。还是早些找个对象吧！二十七岁了！不是小伢。

金 山：大嫂，还早着哩。

玉 爰：还早，还早！你怕是要学姜太公八十岁才娶亲罗！

金 山：大嫂，你不是看着了我的工作很忙嗎，哪儿有时间搞这些玩艺儿呢！

玉 爰：喲，这才是新聞哩，我沒有看見誰用过专门时间去恋爱的。

金 山：嘿嘿……，我……我不会搞这些事。

玉 爰：放大方一点嘛！看見姑娘老是低头落眼，象个新姑娘，就是姑娘們想和你談話，也不敢开口咧！

金 山：不曉得怎么这个缺点老改不掉，弄得她們說我这人驕傲。

玉 爰：把你开会时的一套本領拿出来不就行了！

金 山：不知怎么的，一碰上和姑娘們在一起，嘴巴就象糖粘着了一样——張不开。

玉 爰：哎哟，你这硬象是我妹妹教給你的。

金 山：你妹妹叫玉仙嗎？

玉 爰：是呀，你認識嗎？

金 山：（局促起来）啊……从前很熟悉，在一块放过牛，前几次开会，在乡支部里碰上了几次。

玉 爰：啊——原来你們是……咳，我还不知道呢。哎呀，我这妹妹可好呢，人品是你看到过的，論生产是小組長，

論工作是积极分子，論学习是模范，論……

金 山：大嫂，我都知道，以前我們倒很亲近哩。

玉 爰：那好极了，她，今年二十一岁了，还没有对象呢，几多青年人想娶她，她都不同意，我有一次給她介紹一个干部，她还批評我思想不好。

金 山：怎么，难道她就不找对象嗎？

玉 爰：誰知道她呢，我追着問她几次，她說：“我不要你管了，我自己会找。”看样子蛮象有对象……

金 山：她有对象了？

玉 爰：不、不，沒有。我总沒見她和誰在一起談过恋爱。

金 山：啊……（凝想）

玉 爰：金山，你想些什么？

金 山：嗯？……啊，我鍋里的飯燒坏了，我得回去。

玉 爰：哎！我問你的話還沒答复呢。

金 山：大嫂，还是不談这些吧。

玉 爰：又不要你說多的，你只告訴我：么样的对象才称你的意？

金 山：嘿嘿，大嫂，我实在說不上来。……唉，說些空話干什么！誰还能看得起我这号大老粗呢？

玉 爰：喲，看你喲！誰能赶得上你这号大老粗呀？拿起枪杆能杀敌人保祖国；拿起锄头能种谷子兴棉花；拿起笔杆能工作会学习。真是能文能武，文武双全……

金 山：（不好意思）看你一說就沒个完。我鍋燒破了。

〔金山急出門，玉爰追喊。

玉 爰：金山，金山！今天中午来我家陪客吧。

金 山：（扭转身）是怎样的客人？

玉 爱：先莫忙問是哪一个，到时候你就知道。

金 山：行啦！（下）

玉 爱：（唱）一心想帮金山把婚事說妥，

但不知我妹妹意下如何，  
走出門忽見得喜鵲飛過，  
想必是这喜酒一定能喝，  
急忙去洗衣裳再回家燒火，  
等妹妹到我家戲好开罐。

〔玉爱提衣服下。玉仙提瓜秧兴奋的上，她打扮得俊俏朴实。

玉 仙：（唱）春日融融百花开，

布谷鳥声声叫起来，  
园里瓜秧綠似菜，  
家家戶戶把瓜栽；  
柿餅瓜我的姐十分喜爱，  
今天托人带信来，  
我乘今天休假日，  
送一籃肥瓜秧給姐栽。  
两脚如梭走得快，  
不覺走进姐屋来，  
为何一个人也不在？

姐姐……（看）大哥……（看）都不在。（唱）

有客无主怎安排？

哪里去了呢？休息日也这么忙嗎？你忙我也忙，好容易

抽出点时间来看你们，你们又不在。……我等也得等你们回。(坐下)……看忙得地也没扫，桌也没抹一下。(很熟练的帮忙整理家俱)

玉爱：(上)哟！今天大概是孔明借来了东风，这一下把你吹到我家来了！

玉仙：还是老脾气，尽说些俏皮话。不是你叫我给你送瓜秧来吗，你看，这瓜秧好嗎？

玉爱：(托起瓜秧，赞不绝口)啧啧啧啧，妹妹，你真有本领，这瓜秧兴得真好。

玉仙：只要人勤手快，有什么难做的事呢！姐姐，我得恭贺几句哩！(唱)

瓜秧长得肥又大，  
今日出嫁到你家，  
到夏天花开满园白，  
到秋来百子千孙结大瓜。  
摘一个葫蘆送舅母，  
摘一个瓠子送家家，  
选一个南瓜有这么大，(比划)  
农业展览会去参加，  
评你一个光荣的劳动模范，  
给你戴一朵大红花。

玉爱：(唱)大红花来大红花，  
人人见了人人夸，  
妹妹真叫会说话，  
将来定能找个好婆家。

玉仙：（唱）我說正經你打哈哈，

誰叫你在这里嚼牙巴！

我不和你說了……我回去。（欲走）

玉爱：（拉着）哎哟，二十多岁了，象小伢，动不动就翻了。

玉仙：你呢？你呢？这大人不說正經話哩。去啊！嚼舌根子的，快弄饭吃去吧！

玉爱：慌什么！我还要等一个客人呢。

玉仙：是哪一个呀？

玉爱：是一个轉业軍人，他呀，文化好，生产好，脾气、  
模樣儿件件好，我們队里添了一个火車头哩。

玉仙：哟！你这真象冲开了河壩收不住口。

玉爱：哼，你是沒見过他，你見了他呀，哼！……

玉仙：吃不得也喝不得，有什么稀罕！

玉爱：吃不得喝不得？哪位姑娘嫁給他了，真有說不尽的  
幸福哩！姑娘們想他想个死。

玉仙：他……他是誰？

玉爱：你問这干什么？

玉仙：不干什么，問問嘛。

玉爱：你这丫头，挖出芋头儿，还要芋头娘哩！

玉仙：姐姐，你……

玉爱：他還沒有对象！人家条件可高哩。

〔玉仙默想。〕

玉爱：玉仙，你也是忙得一直沒和姐姐通气儿，你的婚事  
到底怎样了？来，坐下来和姐姐談談。（拉玉仙坐身边）

玉仙：这有什么問題吗，我不找对象了。

- 玉 爱：哟，傻丫头，人家象你这大姑娘，早生儿育女了，  
你还象个小孩子样的。你和我說，你有沒有……
- 玉 仙：沒有，沒有！
- 玉 爱：听说你們队的小刘在……
- 玉 仙：什么小刘大刘。
- 玉 爱：刘紹明。
- 玉 仙：沒有的事！
- 玉 爱：……我們这个轉业軍人可好啦！又是共产党员，又  
是战斗英雄，你看罗，硬是三国时赵子龙再世。
- 玉 仙：你怎么今天这嘮叨呢？
- 玉 爱：哟，你是沒見他，你見了他也得……
- 玉 仙：我見过，我見过！在一起放过牛，在一起拾过柴。
- 玉 爱：那是解放前的事，是在地主陶剥皮家时，現在可……
- 玉 仙：現在他又不是神仙，凡人看不見咧。
- 玉 爱：你看到过他？
- 玉 仙：在一起开过几次会的！
- 玉 爱：啊！你看到过？該不錯吧？嗯？
- 玉 仙：小的时候倒蛮亲热，长大了就……
- 玉 爱：他參軍时，你和他談过什么嗎？
- 玉 仙：人多眼多的，我送都沒送哩。
- 玉 爱：以后也沒写信和他談嗎？
- 玉 仙：唉！……
- 〔玉仙避开不語。金山上。〕
- 金 山：嗨，客人先来了！
- 玉 爱：金山来了，来，我來介紹你們認識認識。这是……

金 山：我認識，他是星星社的團小組長，又是生產組長，  
陶玉仙同志。

玉 爰：（會意地）你們比我还熟悉些哩！那……那好，我去  
栽瓜秧，你們坐一会，客人陪一下客人。

〔玉爰一手拿瓜秧，一手拿鋤頭，欲走。〕

金 山：（搶鋤頭）我帮你栽去，你陪客人。

玉 仙：（也搶鋤頭）我帮你栽去，你陪客人。

〔玉爰故意放下鋤頭，形成了玉仙和金山在爭鋤頭，〕

玉 爰：那麼，你們兩人都幫我栽瓜秧去，我來弄飯吃。

〔玉仙、金山又狼狽地同時放鋤頭，鋤頭快倒下，三人去扶  
鋤頭，相對一笑，還是讓玉爰拿起了鋤頭。〕

玉 爰：我知道你們沒有閑慣，等我去找點事給你們做做。

（拿出一張紙）金山，你給我畫幅枕頭花，要畫個鳳求凰。

（拿出祫底）玉仙，你給我納雙祫底，底上要挑花，挑個戲  
鴛鴦。（說罷，抽身出門）

玉 仙：姐姐！  
金 山：（同時趕到門口）大嫂！

〔玉爰已走遠了，二人發覺無意中并肩站在一起，又不好意思起來，金山回到桌旁。玉仙坐門口納祫底，見金山畫不好翻弄那張紙，又是着急，又是好笑。〕

玉 仙：（自語）紙翻爛了更不好畫。

金 山：（自語）不會畫。

玉 仙：姐姐呀！（旁唱）

一見金山哥左右為難，  
到叫我陶玉仙心內不安，

回头来我只把姐姐埋怨，  
何必要故意地叫他为难，  
金山哥在那里将纸翻烂，  
翻过来翻过去想碎了心肝。  
我有心替他画多有不便，  
碍的是一个女来一个男。  
左思右想无办法，  
逼死龙王不下雨也是枉然。

金山哥，你真的不会画吗？

金 山：在部队里有人教，我以为画画没什么用就沒学，哪曉得今天……

玉 仙：我以为你打仗、种田、洗衣、做饭样样会，画画也会哩。

金 山：就只沒学这一行。

玉 仙：（想）我教給你一个办法。

金 山：（高兴地）你有办法？快告訴我。

玉 仙：（看金山一眼）說給你也听不着哩！

金 山：我听得見的，快說吧。

玉 仙：又沒有老虎吃你咧！站……

金 山：（到玉仙跟前）好，你講吧。

玉 仙：（又爱、又惜地一笑）到彎里去借个画軸来，照葫蘆画瓢不就成了。

金 山：（高兴地）你真好，給我解圍了，謝謝你，敬礼！

〔金山敬一軍礼，跑下。玉仙望着金山的背影笑了。〕

玉 仙：又該你跑冤枉路了！（唱）

从小时我們在一起长大，  
他爱我来我也爱他，  
他参軍我一直将他牵挂，  
轉业回来他一人无室无家，  
白日里生产工作要把管下，  
回家来要洗衣煮饭烧茶，  
在前方他为人民功劳大，  
到今天一定要帮助他。  
怎奈我是女子家不好說話，  
想一个什么办法把心意表达？（正打算画枕头花，  
忽見筆記本，笑得象朵盛开的花）

我姐姐說的是句句實話，  
这筆記記得好实在可夸！  
曾記得他并未把学堂門踏，  
因何故能写出这好的笔法？  
他又聪明又忠实进步很大，  
又和气又勤儉愛社如家，  
我怎能不将他牢記心下！  
无奈我有真情誰告訴他？（思索、探望，琴行弦，  
見金山的鋼筆）

啊！有了！（唱）  
金山哥把鋼筆放在桌上，  
我何不用笔換筆試一試他，（換筆）  
換过笔我来帮他把枕花画，  
先画凤头再画凤翅后画尾巴，

画好了雄凤在前面唱，  
画只雌凰在后面笑哈哈，  
一个唱来一个和，

金 山：（忙上，接唱）

借不着画轴有什么办法！

玉……玉仙同志，借不到画轴。

玉 仙：你借画轴有什么用呢？

金 山：画凤啦。

玉 仙：你要画多少凤？

金 山：画一幅呀！

玉 仙：你看桌上是什么。

金 山：（喜）这……玉仙……妹妹，是誰……啊，是你……

玉 仙：看你这大个人，连话还说不伸。

金 山：我说，好，好，画得真好！这是你……（指画）

玉 仙：（故意地）我是个人，你怎么把我比作凤凰呢？

金 山：不，不是的……我是说这是你画的。

玉 仙：看你能说会道。明明是骂我，等姐姐和大哥回来，一定不依你。

金 山：（急）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是说你……

玉 仙：看，你又在说我。

金 山：咳……

玉 仙：（指画）你要说这是你，我就依了你。

金 山：（无奈）好，好！这就是我！

玉 仙：你又在占我的便宜！刚才把雌凤比作我，现在又把雄凤比作你。我不了……

金 山：这……唉，你尽說些橫話。（拿笔欲下）

玉 仙：你隨便拿別人的東西。

金 山：（看笔）啊？这……这不是我的哩。我的笔呢？（寻笔）

玉 仙：找不到了。这是县模范大会发給我的奖品，如果你不嫌的話，就送給你。

金 山：（偷看玉仙一眼，若有所悟地唱）

    玉仙妹她原是話中有話，

    將画中鳳求凰比我和她。

    这笔上玉仙二字一点不假，

    难道是借贈筆把心意表达？

    若果是有真情怎不說直話，

    一定要指張家借說李家。

    想过来想过去放心不下，

    倒不如鼓起勇气前去問她。

    玉仙妹，那我送点什么給你呢？

玉 仙：（拿出金山的笔）你要是不小氣的話，就把它送給我，行嗎？

金 山：行！可是我要告訴你，这笔也是从評功会上得来的，我把它裝在身边参加过几十次战斗，我的文化都是它給我的。

玉 仙：你的意思是舍不得送人啊？

金 山：不是的，我的意思是要你珍惜它。

玉 仙：金山哥，我曉得……（意义深长地）

〔靜場片刻，玉爱上偷听。〕

玉 仙：金山哥，你样样都强，要多多帮助我。

金 山：互相帮助唄。你也很不錯。

玉 仙：你給我提提意見吧！

金 山：意見倒沒有。可就是……你……你不是有……劉紹明？

玉 仙：是誰告訴你的？

金 山：原來我也很想你，可一听到这个消息以后，就打消了这个念头。

玉 仙：金山哥，你錯了，紹明愛不愛我我不曉得，可是我並沒有想着他。

金 山：難道這多小伙子當中就沒一個你看得上嗎？

玉 仙：他們都很好，可是我心裏早就挂牽着你了。

金 山：你……你为什么不早告訴我，連信也不給我寫一封呢？

玉 仙：你又为什么不給我寫信呢？

金 山：這回轉業回來，你就該和我談啦！

玉 仙：自从你回家以後，我看著你又忙里又忙外，心裏早打算找个機會和你談談，可每回見了你的面，你老是板著面孔，我就沒勇氣了。……這不是和你談了？

金 山：（勇敢地上前，站在玉仙面前）玉仙妹……

玉 仙：（翻弄著金山的衣角）金山哥。

玉 爰：（冲上）喲！你們這一男一女的在一起，唧唧咕咕，不怕讓人見了說閑話嗎？

〔金山、玉仙先是驚，後是羞涩地各站一邊。〕

玉 金 山：姐姐！